右編補

右編補卷之九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歙　令盱眙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灃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災祥

魏公子成父對文侯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

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殿矣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漢丁鴻日食封事

和帝永元四年丁鴻代袁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竇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

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雖欲勑身自約不敢僭差而天下遠

近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勑不敢便去久者至十數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昭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閒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勑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欲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

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依托權門傾覆諂
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
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
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
故海內貪猾競爲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
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
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楊賜書對靈帝問

漢靈帝光和元年虹蜺晝降嘉德殿前帝惡之引楊
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

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甞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亾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内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

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
四百之期亦復番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
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
尹之徒共專國政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
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
薦說旬日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
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辨之心各受封爵不次
之寵而令縉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
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
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

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恠則脩德諸侯見恠則脩政卿大夫見恠則脩職士庶人見恠則脩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絶尺一抑止槃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没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

唐姚崇奏對玄宗

唐玄宗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紫微令姚崇奏曰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

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
此除蝗詛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
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
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
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
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
誚之曰聰僞主德不勝祆今祆不勝德古者良守蝗
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
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
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

文不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奏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

宋張方平上神宗論

宋神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蒙恩在朝備員經歲無施補益每爲深愧今被命守藩旦夕出國門適值陛下以乖象之變降御札發德音勑宰司率在廷之臣直言過失改修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當陛下憂勞之

際老臣不爲陛下開一言則忠義之語無復至於天聽上負知眷沒有餘責敢以聞見少報重恩臣聞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君臣正而後國體正天下安故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爲國之體猶權衡勢不可使有所偏重偏重之勢必成傾覆歷代成敗何不由此伏自近歲以來災異之作率由陰侵於陽陛下天縱聰明前言往事無不洞鑑不待臣說也今聖心所以荅天戒責躬變禮可謂精誠之至謂天蓋高其聽孔卑故不旋日而星變以隱感通昭荅足

以明皇天眷佑我有宋之意至矣陛下應之以實固當踐所言今夫政事之未協于民者固有之矣大抵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就中役法一事爲天下害實深累經更變竟無長策可以定其法議論日以紛擾公私日以勞敝夫人爲天地之心天地之變人心實爲之故和氣不應災害薦作蓋下令如流水之原取其順流之易也經六年而事功莫効顧其事必有未協于民者矣法旣未協事資必改若猶憚改人將不堪憂患一成噬臍安及陛下承六世之業上有二宮家國大事願陛下憂深而思遠寧忍

於人情不可忍於社稷也憂患旣成人臣各有去就之分家國之憂獨在聖人所以終日不離其輕重謂此也此臣所以爲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況今習俗奔競偷敝成風交黨相傾勢利相軋攻訐起於廟堂獄訟興於臺閣非所以昭聖化也毁譽移於好惡賞罰偏於愛憎非所以正王度也士大夫習尚如此有爲國家死節仗義臨難不易其操者鮮

昔堯舜之爲君選于衆舉十六官而與皋夔稷契共治天下猶且明四目達四聰而後能協和萬邦雖大聖賢未有一人之心力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也陛下

臨御九年中外臣庶皆在照臨之下其間必知有忠義不二心之臣簡在聖衷者矣願陛下召之左右從不訪逮譬之金石叩之則鳴人各有心激之則發吉人之辭寡吉人訥於言外若不足其中誠也利口捷給外若有餘其中僞也惟聖鑑精察之若夫導之以言而不能盡者使陳之簡牘必有所効者矣前代明君莫不以是考于下故能廣視聽於扶同之外究得失於幾微之先攬其權綱執其柄鏌慮所以藏身之固思所以置器於安此惟獨決於神斷而後可非所以謀于人者也夫事有失於前者不可不悔患有在

於後者不可不懼如救焚溺勢不可緩緩則無及於救矣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涓涓可以潰堤熒熒至於燎原釁端厲階不可忽也臣之心惟願國家之善政美事陛下之盛德鴻烈高越百王之上流光萬世之下天之福祥休嘉之象生而咎證之象不生民之愁嘆怨咨之聲不作而頌聲作使兆民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欣戴安樂臣退就山里以至瞑目泉下猶知懷此幸願也老臣無狀為陛下慮不敢不精為陛下言不敢不盡亦惟陛下察此至誠俯垂省納實天下幸甚

崔鶠上徽宗書

宋徽宗時筠州推官崔鶠應詔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聞國家有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

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操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

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

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悖小悖殃及子孫謂悖與御史中丞安悖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

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

許翰上徽宗奏

宋徽宗政和七年尚書右丞許翰上奏曰謹攷諸經傳神降而明出則其數爲二其象爲火火象在天經星二緯星一所謂熒惑緯星也東方之心南方之咮經星也熒惑遲疾逆順伏見之不常故不可以紀時

若心與咮則有定次有常時是以帝王取節焉然堯典所謂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豳詩所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凡稱火者皆心星也昔盖自陶唐以來以心爲火政之君矣何則均是火也而心爲大辰是以咮爲鶉火心爲大火大火之所以爲大者大以心爲明堂故也昔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故辰爲商星而我宋以珍光醇燿天明地德受命主之則明堂之政不可不謹於此大火以三月昏見於辰以九月伏於戌先王之火政視焉鄭以三月作火鑄刑器而士文伯知其將災周之三月今正月也大火未

出而人作之則與天拂是以火出而災報之然則所謂出內火者謂大陶冶非常火也又火之變於天地之間能華物氣以日新其在易象木上有火曰鼎鼎者取新之卦也明堂之頌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羊牛之享盖鼎實也是故明堂與鼎相因而成象相待而成禮相須而爲國鎮矣鼎象木上有火是以先王四時以木變火焉而時各有所宜木所謂榆柳木之木也棗杏火之木也桑柘土之木也柞楢金之木也槐檀水之木也火之變各以其時則物之新皆得天地之正氣而人食飲焉此疾癘之所以

不作也昔晉之還有持洛陽火渡江者而世世傳之其火不熾火色變青至唐氣不復熱則知火之新舊氣性必異審矣此火不可不變之驗也師曠侍食於晉平公曰飯勞薪所炊平公使人視之果車輞也則是木實變火之氣性火實變物之臭味亦審矣此木不可不擇所宜之效也伏願明詔有司四時必放古法各變其所宜木以爲國火而傳之臣庶若國有大陶冶則皆作於三月建辰之後而止於建戌以奉大辰之政而協景炎之運輔成明堂調燮之治天下幸甚

楊萬里上孝宗奏

宋孝宗淳熙十二年地震尚書吏部員外郎楊萬里應詔上奏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也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奸也大矣昔者賈誼陳治安之策有厝火積薪之喻此文帝最盛時也蘇洵獻審敵之策有漏船深淵之喻此仁宗最盛時也西漢之文帝本朝之仁宗何君也後世堯舜之君也以後世堯舜之君而二子有積薪漏船之喻何也臣故曰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也今則不然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虜情不測而或者曰彼

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復困於柔然之禍既而皆不驗或者曰彼將畏我或者曰彼不敢啚使果畏我而不敢啚乎道塗相傳繕汴京之城池開海州之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又收彼之海船入彼之内地葺而新之其意甚祕其禁甚嚴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今夫千金之家有巨盜焉日夜摩厲以圖行刼而奪之貨爲千金之子者方且外戸不閉般樂飲酒處之以坦然夫有其備而樂之以坦然可也無其備而處之以坦然可乎而說者以爲畏我且不敢啚

我也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一也或以謂老胡北歸可以為中國之賀臣以為中國之憂正在此也何也昔者逆亮之南侵也空國而盡銳於一舉不知夫此胡乘其虛而奪之國今此胡之北歸蓋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是胡將欲南之必固北之兆之者何或者以身填撫其巢而以其雛與將經營其南也而說者以謂可以為中國賀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不然有淮所以有江也淮苟無矣安得而有江哉吾果棄淮乎虜以兵居之居之而不

去近則通泰之盬利爲彼所擬將無以給吾之財用遠則吳蜀之形勢爲彼所裂將無通吾之脉絡蓋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旣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三也陛下近日之舉亦可觀矣如曰舉邉帥如曰舉都統其說是也其意未也何也今淮之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將使宰相擇之乎抑將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已出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已出

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至於都統則令侍從勿以見任而必曰未顯者是求他日之將才而非求今日之將才也舉者得以塞今日之責受舉者得以逃今日之責是上下相與爲命而已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尚收其海舟而繕治之至於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吾之舟雖未具而悍於擾也自紹興辛巳南北之戰今幾年矣當時山東之功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

無窮而已當時之册勝則勝矣今幾年矣素具之册其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也易曰除戎器戒不虞聖人豈不知其擾哉夫固有大於擾者也而曰素具又曰憚於擾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五也大抵天下之事有緩急當周公相成王之時其急在於膺戎狄當宣王中興之時其急在於伐玁狁當今之時陛下以為何等時耶金虜日逼疆場日憂而未聞防金虜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脩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無事

於有事之時者上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
天地能悟之令也國家之事虜情不測如此而君臣
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
天見異相傳異時熒惑犯南斗迺日鎮星犯端門熒
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
王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
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和氣播物
復有雨雹殺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
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戌夜地震者茲又不曰大
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

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陛下豈得不信乎信之矣豈得不懼乎臣聞匡衡云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易謂陽曰君也德也中國也君子也易謂陰曰臣也兵刑也夷狄也女謁近習也今也日而無光春而雪寒地而動搖其爲陰之咎徵也昭昭矣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謹按國史本朝宣和五年十月京師地震未幾有粘罕寇汴京之役紹興三年八月行在所地震未幾有金虜寇淮甸之役宣和遇烖而恬不知

懼我是以有靖康之禍光堯知變而詔求直言我是以有韓世忠劉光世之捷此近事之驗也不必遠稽之上古也今或者謂天變不足畏地震不足畏陛下胡不引宣和紹興之事而觀之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一方有旱則民之流徙者相續道殣者相枕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不應靜而無事尚未知所以振之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仰以為資耶昔者漢之伐匈奴必實塞下之粟代先零必糴湟中之粟今也倉廩府庫非徒無

餘也且不足也而或者以爲無足慮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所謂貨者今之錢幣是也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近習閹宦權貴將相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積而不洩滯而不流至於百姓三軍之用則惟破楮券爾一旦緩急破楮券可用乎當是之時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之大憂實在於此而或者曰楮券可以富國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九也臣聞善爲備者備兵不若備粮備粮不若備人古者立國必

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啚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矣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虜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蚤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耶而或者謂今日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自有其人而未聞某人如古[illegible]名將某人如古之名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illegible]夫用而後見非歸

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之能否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見其成事幸矣萬一見其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温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敗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温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待用而後見也哉而今之說者曰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悟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

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裁勿以臣下之若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夷狄佻[illegible]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晩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脣齒之

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平居無事常若敵至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戎心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若曰陰雨既至而後徹桑土則伊尹周公孫武穰苴亦不能爲矣雖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如臣前之所陳者皆枝葉而已所謂本根臣請誦之臣嘗讀三國志見杜恕上疏於魏明帝臣以爲深有當於人心者如曰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又曰今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

不任也不自以爲不知以陛下爲不問也又曰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爾又曰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恕之意蓋謂人主不可以自用而人臣之不忠者幸於人主之自用人臣不可以不任責而人臣之無能者患於巳之任責細故小物而人主自用人臣不任責若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臣聞之易曰乾爲君乾之道何道也代有終者坤也行水火山澤雷風之用者六子也乾何爲哉君道亦然故孔子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自堯舜至於文武罔不行此道自六經至於語孟罔不講此言惟漢之鼂錯以爲不然爾其說曰人主不可以不知術數夫以孝景恭儉之資去成康不能以寸然德臧於孝文變生於七國錯實誤之也陛下之聖舍巳如舜從諫如湯毋我如孔子無可無不可如漢高帝而太平未致中興未開夷狄寇讎若未有以備之者得無有如鼂錯者惑聖聽而誤聖心者乎傳曰木水有本源陛下聖學高明惟思其所以本源者臣昧死上愚言惟陛下裁擇

袁說友應詔上言

孝宗時袁說友應詔上言其二曰臣竊觀陛下布政之初倚任大臣塞聰蔽明不以自用深得帝王用人之先務垂拱仰成之要道也仁宗皇帝嘗諭諫官韓絳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於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大哉聖人之謨訓也蓋人主處於深宮凡人才之高下事情之當否安得而盡知故黜己聰明任人以事以朝廷爲基本以大臣爲腹心進退人才廢置機務寧屈獨斷惟務循公是以黜陟廢興動合衆望其或慮權柄之下移欲威福之自己聽有偏闇慮或不

罔小有非宜人情必惑甚則左右乘間竊弄國權主
勢浸微危亂立至稽之方册可證弗疑臣願陛下念
主勢之輕重實係於朝廷而權柄之下移寔由於自
用上法仁皇之訓深思獨斷之難凡命由中出少留
聖慮則陛下盡爲君之體而朝廷無失職之憂矣其
三曰臺諫爲尤重故臺諫之一進一退實係於人主
取捨之公端不可以私意邇言而進退之也唐介爲
殿中侍御史以論事而去仁宗皇帝念之復畀舊官
時論者謂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近來未有豈非臺諫
者上則示人主之好惡下則係中外之觀瞻一有少

差事關理亂綱紀紛糾邪正混淆誠不可忽臣願陛
下念朝廷之綱紀本於言責而臺諫之用否切於治
功取舍進退重之難之勿輕勿易則紀綱立而邪正
分朝廷治而主勢重矣

牟子才上理宗奏

宋理宗淳祐中衢州通判牟子才亦以太陽交食應
詔上奏曰臣伏覩淳祐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書
以六年正月辛卯朔太陽交蝕應中外百職及學校
草茅之士悉令指陳得失凡可以消弭咎眚導迎善
氣各悉心以告者臣猥以虛庸蒙恩丞郡詔旨所及

敢不罄竭其愚忠陛下自臨莅以來德澤屢下和氣
充塞四海九州滑不豐稔天心人意若合符節固宜
乖氣異象消伏不作乃月正元日日蝕辛卯咎徵之
來其異如此且歲在丙午則古今之否運也時方孟
春則陽氣之始施也月紀建寅則陽交之交泰也王
春三朝則受朔之元辰也而日月交蝕於方晡之時
以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
西北爲陰以人事推之君爲陽臣爲陰夫爲陽婦爲
陰德爲陽兵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今支干會于
南離之方其蝕在申其纏在女此臣亢乎君婦敵乎

夫小人加君子之微也而尊者尤惡之臣嘗讀史至漢之季世見其災異狎至未嘗不痛恨於一時之諸君也正月巳酉朔日有食之成帝元延元年也是歲祿去公室政在元舅王鳳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崇譚音商相繼為政其氣焰足以蔽蒙三光日之所為蝕者此也谷永大儒涉三七之節紀直百六之災阨乘三難之際會目睹巨異意必有殊尤絶異之論警動上心以殺其勢今觀其疏不過曰皇后貴妾專寵也不過曰中黄門後庭驕恣狂悖也又不過曰北宮苑囿將有夏崔之亂也豬夏下土將有樊緐之

變也其言迂緩不切有所附會而於竊權之王氏乃無一言及之史臣書曰專攻上身盖譏之也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哀帝元壽元年也是時傅商鄭業以外親忝封邑孫寵息夫躬以姦辯寵侯封董賢以令色諛言蒙賜于五侯驕蹇權震內外其勢赫足以掩驕陽剛日之所爲蝕者此也鮑宣儒生當父虧明毋喪動子訛言之時目覩大異忠憤所激思欲一吐胷中之欝抑以救當時之失今考其書曰深內自責避正殿也曰舉直言求過失也曰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也曰何武師丹孔光彭宣可大委用也其言

鯁亮明切無所顧忌而於貴幸之董賢深嫉焉史臣贊曰守死善道蓋嘉之也夫災由天降變不虛生成哀漢季世之君也故當時封章後世録實語多及於災異蓋謂其睹災異而不戒是以爲漢季世之君也今日咎異之來則與漢季世之君相符矣政事之失則與漢季世之君無異矣女寵之盛則與漢季世之君髣髴矣權姦援跡黨與駢肩則視漢季世之君有加矣而陛下遇裁而懼引咎責已導諫敷恩則豈肯甘心於漢季世二君之下風哉臣嘉熙間待罪史館與聞討論之事嘗因輪對以大臣不公不和六事爲

陛下告陛下不以臣卑鄙亟賜俞奬是陛下待微臣之恩深且厚也有君如此誰忍負之臣儻有重於言以譸爲解茲謂自誣且誣吾君皇天后土昭布森列臣罪莫逃幸因明詔之及列爲十二條以獻陛下心志所期不敢妄自菲薄效谷永阿媚時好以爲當世之士惟深思熟慮空臆盡言得從鮑宣游於地下則愚臣之願也其一曰一敬心以澄治原心者天也上古聖人繼天立極惟用力於性命之原以酬酢天下之萬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發於聲色臭味之

氣者人心也根於仁義禮智之性者道心也平居暇日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求所以治之則清明純一無少間斷以之對越天地者此心也以之欽承祖宗者此心也以之臨朝見群臣者此心也以之經筵對儒生者此心也以之接嬪御貂璫者亦此心也所遇雖不同而所以爲敬者未嘗不一也平居暇日矜肆誕忽不能察一念之所從起求所以治之則膠擾紛雜物欲滋長接嬪御貂璫之時不能如經筵對儒生之時矣經筵對儒生之時不能如臨朝見群臣之時矣臨朝見群臣之時又不能如對天地見祖宗

之時矣所接既異而所以爲敬亦隨而轉移也此無他敬肆之分也漢元帝臨朝之暇親近儒生可謂敬矣及退而處宮庭則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已爲侍中所窺此敬肆之見於一日者也唐玄宗即位之初延禮文儒可謂勤矣及天寶末年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內外交煽旋爲開元之累此敬肆之見於終身者也方二君之耽樂也自謂深宮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不知宮庭屋漏顯如日月之照臨女子宦官凜如蛇虺之在側未有隱而不彰久而不變者也陛下性資超卓學問緝熙固非漢唐二君所跂

及然對越欽承之時如此而宮闈燕閒之時則如彼也臨朝親儒之時如此而嬪御媟狎之時則又如彼也發之於心術念慮之微而形之於四方萬里之遠臣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思一身之關繫甚重監二君燕安之失退朝無事延訪名儒夜直禁中不時召對貂璫之干請者却之嬪妃之御見者疎之使紛華盛麗不足以爲吾之惑奇技淫巧不足以爲吾之害則中外一致旦夕一心終始一節陛下所謂猶有愧者將仰不愧而俯不怍矣天怒寧有不回者乎其

二曰淸政本以重相權臣聞冢宰者首六卿而統百

官天子之相也冢宰無職六卿則分職矣冢宰論道六卿則行道矣六卿與曹百官與職管攝之使皆歸于一非宰相事耶所以管攝之者非每事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國朝做周制改僕射爲丞相而沿唐舊制自宰相下侵六曹之職而三省始多事自檢正都司之置而三省愈多事合二者而六曹輕矣且以吏戶兩曹言之吏部掌天下之選事而部闕盡歸於堂堂闕不下於部參選者不之吏部而之省府日力困於應酬工夫困於位置國家大事姑置不問而周旋親故酬酢人情

之念憧憧往來未免少分經體贊元之功銓曹要地反成虗設此吏部之權輕尚書之職廢而中書之務所以不清也戶部司天下之財賦者也然國用房鹽之財斡於宰相而不斡於戶部朝廷之上所商者鹽筴所括者田契所問者錢穀甚非古人置相之義嗚呼版曹所掌朝廷之財也國用所掌亦朝廷之財也均爲朝廷之財何至自相區別困於多事耶此戶部之權輕尚書之職廢而中書之務所以不清也其他四曹大抵皆爾推原所自非始於開禧嘉定閒耶然近歲中書之務愈致紛雜而不淸者則惟宰相之故

也前日之相機智足以濟其姦雄而處心積慮專以收攬事權張大聲勢爲能事往往下行六曹之細務或遺天下之大機而檢正都司頗多覘伺相意摸稜兩端以聽所擇其或禀承而命猶云合與不合送部勘當萬一事有可行亦云有似此的例部中不敢明白指定宰旅不敢訂說必行是以近者累月遠者年歲率多迂回故作阻難而中書之務如蝟毛之紛矣近日之相精神不足以牢籠機務而心之所存亦欲自作聰明獨運謨畧意或未順則託病以濟之事或未周則拱默以須之經旬動月歷歲跨年不能裁决

一事監司帥守則類多攝官侍從論思則亦皆曠職極而至於國家急務守禦大計一切付之浮沉誕謾之場而檢正都司往往徒自悵歎雖欲救擬厥道無繇於是滯事猥多而中書之務如治絲而棼之矣此日之所爲蝕也欲弭天變其惟清中書之務乎然臣所謂清者非直付之於無所事也六卿各率其六十之屬以倡九州之牧所謂送部勘當者則令據事指定不必繚繞更聽朝廷指揮檢正都司各贊其長以檢正三省之務所謂欲筆者不必逢迎相意多為沮格之辭而宰相者總其樞機于上勿自眩其志而忘

要道之執勿徒詳於小而遺遠大之計體統正而內外各得其職規模遠而大小各得其宜則自天官以下無非宰相之事而弊倖去矣天怒其有不同者乎其三曰別邪正以清流品致治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二者常不相容君子指小人爲邪小人指君子爲邪自昔舜已有知人之難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則辨之誠難矣陛下自臨御以來以至于今國論凡幾變矣進賢退不肖不知其幾矣然比年以來混淆而不知區別之方冗雜而不見純一之效陰陽之證莫辨是非之心不明以爲衆賢羣耶則位文

昌者屢辟旌聘之招班從褒者不顧旌麾之擁或扼於遠方或扼於秉麾或扼於閒散或扼於倅貳或扼於小官皆賢者也以爲任用當耶則瑣碎戚畹或玷節閫驕豪貴閹或參畿轂輔心權姦者陰肆含沙跡貴幸者顯媒人爵或倚賴屬籍之近翺翔半刺而貽害於一州或貪緣邸第之親侵奪民產而流毒於數路或覬覦窺伺或摸稜含糊或反覆變詐皆庸人也甚至惡毒流行善類淪没五年正月諫臣死而昔日之諫臣自若也五月丞相死而昔日之丞相自若也六月給舍死而昔日之給舍自若也自諫臣之死也而

伏蒲論事之地幾鑑之亡矣自丞相之亡也而論道經邦之地幾棟之撓矣自給舍之死也而垒歸縱駁之地幾玉之燬矣嗚呼司馬光鄒浩陳瓘劉安世論賢人淪亡殆盡虜入中原之禍起君子之消小人之長而世道之屯厄常隨之其所關繫蓋不輕如此此日之所爲蝕也然則欲回天怒者其有大於別賢否乎臣願陛下淸其天君持其定見以爲進退人才之本有才矣必參以德而用之不可徒取其才也有德矣必觀其行事而用之不可徒取其德也才有剛柔必柔濟剛剛濟柔而後無偏弊才有長短必取其長

舍其短而後無棄材使允得罪名教之人不足以惑
陛下清明之聽詭譎變詐之士不足以撓陛下堅凝
之心則賢否別矣天怒其有不囘者乎其四曰罷女
謁以肅宮闈女子之禍於人也甚矣古今淫泆之主
溺於衽席之愛自謂窮天下之樂不足以喻其適而
不知禍胎亂萌已伏於閨闥之中陛下儀刑家人中
宮上儷宸極可謂無險詖干謁之私矣然嬪妃務寵
眩惑聰明女覡恃權交通關節無籍之權姦主之以
安其身亡恥之士大夫主之以媒其進無賴之黨與
主之以張其勢金錢賄賂飛越中都餽獻苞苴直達

中禁遂使外人指其事內主庫輪洗美朱事白禱觀
脩造矣禁衞所以備不虞也一男子之妄有所泄漏
則通行而無礙或以陛下燕閒之嚬笑泄於外則與
冒言而不以爲恠或以女覡詭秘之蹤跡泄於內朝
雖微詞而必致于宰大臣不敢遏絕而敢逢迎不敢
正救而敢鼓舞焉得謂之無罪此日之所爲鑒也欲
回天怒其有大於罷女謁之干請乎臣願陛下以社
稷爲念謹宫掖出入之防嚴非類混淆之禁使伺間
而干進者恐怖而不敢前乘機而僥覬者退縮而不
敢進宫省旣清浮言自息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五

曰斥權姦以絕禍本人君所恃以立國者人材而已然自古奸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今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爲故寒浞之相羿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王莽之相漢也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內外盤結無一發其姦者然後可以愚其上下而甘心焉自昔權姦篡人之國非專兵甲之柄擁財利之[illegible]則不能以爲故曹操之輔漢以討賊爲辭而擁兵自[illegible]衛楊國忠之相唐身調兵食而任其惡兵[illegible]既專[illegible]勢益重然後可以劫取神器而恣意焉是舉也前[illegible]之相實似之自古大臣欲專其國非以朋黨之論[illegible]

害正人則不能以自專故弘恭以蕭望之爲黨而殺望之李宗閔以李德裕爲黨而疏德裕自昔小人欲固其寵位非窺伺迎合厚自封植則不能以有爲故李林甫口蜜腹劍蔽欺聰明善養君欲李義府笑中有刀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是皋也近日之相實似之前日之相以公議之所不容屈伏海濱陽致其仕而陰賂寵倖爲他日復用之階陽處塊苦而陰結官府爲他日竊權之地近日之相以不智不勇之身而橫塞要塗以鍾鳴漏盡之資而控摶富貴陽爲病倦而陰張虛氣以示其攄鞍矍鑠之能陽爲推轂而

陰懷疑心以遂其從旁下石之計天下之人皆知而陛下獨墮其計中而不知則其蒙蔽必有甚工且密者此日之所爲蝕也欲回天怒其有大於斥權姦乎今權姦斥矣而根苗猶未絶也臣願陛下昭大智以燭天下之微奮大勇以决天下之事勿以儒效爲迂闊而復思小人之有才勿以直道爲咈逆而復善佞人之多智使交結左右者其計不得行而徘徊請託者其譛不得逞如是則朝廷清明禍本杜絶而中外大小之臣永堅一心以事陛下而無復後憂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六曰通言路以來敢言昔者聖人

之制治也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近臣進規大夫進謀公卿訥誨瞽史箴教庶人議傳蒙誦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逮及我朝宰輔之宣召則有言侍從之論思則有言進故事則有言翰苑之夜對則有言二史之直前則有言群臣之內引則有言百官之輪對則有言監司帥守之見辭則有言以至三館之封對小臣之特引臣民之抑匭三學之伏闕外臣之附驛京局之發馬遞鋪則又皆有言比年以來爲大臣者背公營私崇惡騁怨惟恐人之議已思欲以箝天下之舌告訐察伺無所不至人賢不肖咸謂言出於

口禍及其身往往畏避謹嘿自同寒蟬甚至自陽對班不肯有言藉令有言又皆掇拾細故徒應故事不足以裨王聽而慰人望也時政之闕失生民之弊病賞罰之僭濫獄訟之寃抑疆事之危急率皆壅於上聞其間豈無盡忠協謀存愛君之心負濟時之略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古今者徒以防禁之厲隔絕之嚴雖有言不得上達也陛下更化以來宰執有條對經筵有密啟三學章奏有清議可謂言路不壅塞矣然而議論徒多施行絕少調護彌縫之意重而決裂奮迅之意輕壅遏沮壞之道勝而施設云爲

之道微天子曰某言常談也某事常事也宰相曰某言過當也某事風聞也導人使諫而拒諫彌深下詔求言而諱言滋甚言者聽其自言未嘗以不當於事爲忤行者聽其自行未嘗以不合於言爲拘遂使至當之言徒爲無益之具咎異沓至其必由斯今求言之意非不美矣然昔者所進未之能行今而有求又恐非實其於言路之通塞關係匪輕臣愚願陛下當謀謨並進之時留神省覽宣付大臣俾之分閱擢其可用顯奏施行勿以忌諱爲拘則忠臣出勿以文采爲尚則至計行勿以與廟堂異議而去之則謀謨皆

合於公論而陛下誠於聽言之意暴白於天下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七日明風憲以肅紀綱給舍臺諫國家之元氣也元氣充則四肢實而壽命長元氣虧則四肢竭而壽命短甚可畏也乃者權臣柄國專用私人方其權之未固則一時聲望之士不爲所嗾者卒排斥而無遺及其權之既固則一時脩飾之士意向小異者卽擊去而不貸情有未通則倚腹心以示意向而腹心者因得以行其私事或未悉則假簡槩以導委曲而簡槩亦有時而漏露仁人君子誤汚冊書無辜之民或遭簿錄循至于今未及湔祓雖以

詔令之懇切不免畫餅之療饑是信任誠誤矣然今日之臺諫敢於排奸雄而論宰相給舍敢於繳權倖而拂貴游監司帥守敢於抨戚里而排勳閥雖使祖宗盛時亦不過如此陛下以祖宗為法則當施行其言以養其敢言之氣今以所聞參之則言者愈激而聽者愈緩論者愈多而行者愈寡乃有大不然者古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今封章閣束半墮湫莊天使咨來徒勞宣諭矣古者論及廟堂則宰相待罪今議政事則敢於爭辯去人才則旋即錄用矣古者論及左右則貴戚斂手今外臺逐之而宰相收之臺諫

詐何之而陛下調護之不以除授爲非不以彈擊爲是而戚畹愈無忌憚矣吾君吾相何示天下以不廣如此耶夫言者之盡言非爲一身計也向也爲權奸之所嫉雖咈陛下之意而陛下不敢不行今也爲大臣之所惡雖合陛下之意而陛下亦不敢遽行是陛下之畏宰相無間於初終而宰相之玩臺諫亦無異於今昔矣此咎異之來有甚於昔也陛下而以風憲爲念則凡給舍臺諫之有言皆當見之施行以示公天下之心勿以專攻上身爲常事而不加脩省勿以論及大臣爲沽名而委曲回護勿以事關貴戚爲訐

直而緩於施行則風憲明而紀綱肅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八曰寬繇役以收人心夫民心得然後可以固邦本邦本固然後可以保天下人君所以奄有神器傳之無窮者豈有他哉知愛民而已恭惟國家祖宗德澤至深至厚累聖相繼莫不以愛民為本陛下嗣守丕圖亦莫不以愛民為先務下寬大之詔數曠蕩之澤所以奉承祖宗愛養元元之意可謂切至然自用兵以來獨薙而斲喪之者非可以一端盡矣春冬鈔襲而困三邊之民清野徙治而困兩淮之民浮鹽和糴而困江淛之民鹽丁出沒而困閩廣之民

軍用需索而困荆湖之民敝潰迭作而困川蜀之民盜賊横行而困沿海之民加以貪夫暴吏不體上意侵漁蠹蝕靡所不至血其齒牙以民爲犧牲增和糴之入以供羨餘取田租之贏以豐囊槖假挨究之名以增賦斂嚴榷酤之令以伐和氣長告訐之風以供估籍泒攤賴之目以償逋欠厚軍需之儲以肆科抑旱暵爲虐則縮檢踏之數吝於蠲租水災掩至則沽挾剳之名而訹於發廩索緡帛於方桑蠶之候追米斛於未秋收以前拘監未已械繫隨之急刻未已刑獄隨之號令嚴峻而必行兹胥吏緣而爲利苞苴既

厚寵賂又滋以貪婪之心行暴横之政以星火之令
速疲殘之民餘息之民僅僅如縷而箠箠縲繫殆無
虛時愁歎之聲閭里相接强悍者散爲攘竊懦愞者
倐致流離重以饑寒朝不謀夕嗚呼上天何用更生
此輩使爲旱魃以隔陛下之雨露使爲蟊賊以食生
民之根葉此而不除陛下之赤子未得安枕而卧也
豈曰國家固民以寧邦本之本指哉此災異之所以
來也陛下而以愛民爲心則宜申飭有司凡中外盡
國害民之政一切除去凡弓張未弛之政一切罷行
勿以民怨爲可忽勿以民力爲可窮深究祖宗披盡

斷手足以全大體之義時取其無狀者一二人中出手筆特行處分使如雷霆忽然在其側且使天下皆知誠出聖意之所丁寧不以詔令爲虛文則實惠及民有可以爲祈天永命之地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

其九曰勞還役以一士心古者戍役兩朞而還其出戍之時則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然所以使我舍室家而不遑啟處載饑渴而至於傷悲者非上之人固爲是以苦我直以有所不得已而然耳故出師則歌采薇以勉之其還歸則歌出車杕杜以勞之先王蓋以巳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

死以忠其上也先儒程頤謂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是也我國家自有敵難兵不解甲者垂二十年矣始也宿師於襄漢今襄漢入於敵而退守荊湖之北矣始也宿師於三關今三關入於敵而退守堂奥之地矣始也羈縻宜邕今宜邕警於敵而嚴守桂林之地矣始也聚兵山東今山東歸於敵而分遣水海道之地矣敵人無歲而不入則邊備無歲而不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中國無歲而不勞吾之所以待之者固不可以數入爲常而怠於戍守亦不可以久戍爲勞而忘於撫循也今上而朝廷下而將帥以

敵爲常矣以敵爲技止此矣夫以敵爲常則玩心生以敵爲技止此則忽心生合玩與忽而假以戍役爲勞苦乎故邊鄙之間有功而上不見知有勞而下不知恤此災異之所以來也陛下而有意乎此則宜申飭有司嚴戒將帥察其勞苦憂傷之情憫其貧窶淒凉之實番休以時役使有則勿以微勞爲不足念而有功必賞勿以小校爲不足問而有憂必恤則竭力效死而無還心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十曰謹刑罰以召和氣舜之命官先播穀以敷教而後極於刑蓋有以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制

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惟刑之
恤之意也周官大司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以教之
後而其所糾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
亂民而已所謂刑者祗所以教之也其仁愛忠厚之
至上自有虞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幾四十年此所謂
置天下於仁義者也今之任廷尉者不以人命爲心
司天牧者不以民痛爲念爲士師者不以弼教爲事
是其心術念慮匪惟貨惟內則訖富訖威也匪指道
以明則鍛鍊以成也游辭兩造而遯情析律二端而
舞巧或上下以知術相馭或彼此以文法相操鋒刃

之末而盡爭犴狴之淹而弗悔民無所措其手足國無所庇其本根闇明五刑矣未聞正四凶之罪以服天下也聞黜四贓矣未聞刑不孝之人以勵風俗也上之人不以善道待天下故風化所被刑獄滋章一歲之內子弟殺父兄者十之二三妻殺夫者十之四五幼凌長者十之六七下凌上者十之八九人道絕滅天理不容怨毒充盈上干和氣刑獄濫矣日何爲而不蝕乎臣願陛下以堯舜爲心以成周爲法罔兼庶獄明清畢辭道上之德意志慮而達之民悉民之險阻艱難而復其上春生秋殺一出無心刑後德先

哀矜勿喜如是則泰和之風忠厚之俗沉涵漸漬入人之深而天怒可回矣其十一日廣佈恩以安遺黎外患之禍自古有之禍患之烈未有如今日也曩者蜀首被害淮襄次之今又轉而南侵且鷙摩游騎徧於東西南北之境矣夷城削險糜爛生民無貴無賤駢首就戮荒烟凍雨寘漠無歸結爲妖氛激爲厲氣沉爲滯魄散爲游魂往往鬼哭天陰則聞此死者之噍宂也摧殘餘黎幸免屠戮竄伏山谷奔走道塗流澌既竭生理復空蒙袂輯屨待哺嗷嗷北風其凉雨雪其雱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或碎人爲屍或易子咬

骨或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或夫夫婦婦更相爲鯨鯢齊魂爲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紘匏聞之者悄慼酸屑痛不自禁此生者之所遭也嗚呼均爲王土也何彼土之樂而吾土之愁也均爲赤子也何彼民之幸而此民之重不幸也上焉者聽民之自生自死而不知恤下焉者聽民之或去或來而不知救爲民父母而恝無情耶流離如此日何爲而不蝕乎臣願陛下念死者之無辜而求所以慰安之憂生者之無依而求所以安樂之其安土重遷者則申飭監司帥守復其縣役免其租賦其轉徙流離者

則專置一使以任其事廪有餘粟則儲囷倉廩以貯其目前之急官有閑田則給牛種以救其終身之害壯者籍以充守禦之兵弱者籍以備使令之役或分其勢而不使之結連或渙其群而不使之爲亂如此則淮襄秦蜀之民復得蘇息爲陛下保境土爲陛下迓續天休而禍亂弭災異消矣其十二曰寬鹽筴以務財用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爲天下者以義爲本不以利爲本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也曰正云者非蒿於義乎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始且理財者以君子爲的不以小人爲的以君

子爲利不以小人爲利也曰務云者非喻於利乎蓋於義則功利之說不足以蝕人主之心喻於利則富强之術反足以召天下之亂有天下者其亦知所審哉國家歲用至廣兩稅之外仰給於鹽鹾者爲多祖宗相承朝夕計慮與夫賢臣謀士裨葺闕遺纖悉備具著在令甲皆可以經久埀遠而無獘故商賈輸金於官謂之入納及其請鹽於煑海之塲則待次之期有遠有近幸而及期則泉貨流通萬一法令或有少變則本已消折尚何子利之可冀乎比者朝廷規求近效昧忽遠圖凡鹽筴之利自一孔以上官司幹運

或謂之國用房鹽或謂之相府鹽無非自操利權大抵下同商賈與民爭利至析秋毫氣燄炎炎迫人商賈往往積怨已入納者析閱無餘未入納者逡巡改業所貴乎鹽筴之流通者以商人入納之數爲之贏虧也今商賈之貲用漸竭既無以爲販賣之資而朝廷之子本不繼又無以爲斡旋之用則是煑海者無策可措而停場者無貨可居雖壓之以朝廷之勢加之以刑戮之威而本之則無其何以責鹽筴之登衍哉此貨鹽之害也浮鹽卽歸朝廷漕臺專任變賣鹽未至場則兵將爲欺夾和灰土鹽既至場則官司爲

欺抑售高價暨至發泄則富戶爲欺賣美斤兩蚩蚩之民展轉受害中間朝廷雖有三分七分發賣之文然商賈終於疑惑豈肯公肆貿遷間有商販之人多爲官司所抑坐淹歲月發泄未能若謂權宜可以爲糴本之儲則糴本不專仰是也若謂多積可以爲國家之利則往往分散而入於私用也若謂三分不足以病商賈則商賈之勢竟難與官司爲敵也若謂變賣不足以病民則高大之直百姓不樂於與官爲市也此賣鹽之害也嗚呼民吾民也商賈亦吾民也豈有爲民父母坐視其流離顛沛而不恤也哉臣願陛

下特降睿旨遵守祖宗之舊法申嚴前後之指揮釐革見行之條貫使行旅流通邦儲豐衍以副陛下蓄義爲富之意則二獘自革以此而消災弭變毋爲而不可其他脉絡之或間斷節指之不相應者未易殫述此十數條者乃陛下之所諮訪於臣民者誠有關於治體之污隆氣脉之盛衰也陛下豈不知屋漏之至嚴而未能專一於敬心豈不知萬機之叢脞而未能肅清於政本豈不知流品之當清而未能公平於好惡豈不知女謁之干進而未能勇制於情慾豈不知權姦之爲害而未能遏絕其萌芽豈不知言路之

當通而未能疏滌其壅滯豈不知信任之當謹而未能致察於賢否豈不知徭役之當寛而未能禁戢於貪暴豈不知士心之當固而未能撫恤其憂勞豈不知獄訟之至繁而未能深察其情實豈不知邊民之流離而未能大布於恩澤豈不知鹽筴之病民而未能一洗於功利凡皆志慮之因循率爲聖政之疵纍意者天心仁愛人君不容不以是爲陛下告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蝕者三十有六西漢二百一十二年而日蝕者五十有三唐二百八十九年而日蝕者九十有三未有如今日之蝕也豈可以尋常之變

待之乎陛下倘不以爲尋常必穆然而思曰夏正謹始朔旦紀元天令方新朝綱甫肅離明赫赫遠爾嚮蒙得無陽剛元德有間斷歟得無君道仁政有虧闕歟而愚臣區區之意則以爲國本者國脉之所關國是者國勢之攸繫而陛下未及有所諮訪豈聖心固有定論不待臣民之論列耶抑亦畏人多言而闕然不問也然此大事也豈容置而不問蓋國本早定則天下之人望有所歸而姦權不敢有睥睨漢鼎之心國論不疑則萬世之基圖無所屬而豪傑或有輕覦宗祧之意故臣願陛下深入思慮早定國計堅凝國

論正以此也陛下春秋四十有三矣即位亦二十有三年矣閱天下之義理不爲不多矣乃者中外大小之臣不避斧鉞之誅每有論奏必以宗社大計爲言陛下建學于內博采精擇似亦有意乎此矣然聖意猶豫未即裁決此臣所以不敢已於言也陛下端平之政開衆正之門塞群邪之路翕翕向元祐僅及半載議論一變而嘉熙之雜淳祐之專紛紛未定矣陛下既不待群臣之請自更化紘於前則豈可不俯聽群臣之言相與堅凝於後而聖意過有憂慮鏬隙時見寢苫掛冠之請一嘗試也而陛下與之祠祿腹心

臺諫之除二嘗試也而陛下見之施行不過曰姑存體貌也不過曰姑止人言也又不過曰荆棘之路不可開也然優游漫緩之極反覆之所基繚繞包涵之中禍亂之攸伏此臣所以不敢已於言也而况古今厄運適丁茲時寅丑紀元又著茲異失今不圖則陛下之勢孤而海內寒心矣其何以弭災異之變遏禍亂之萌耶故嘗爲之說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祖宗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害善類不用小人不遏言路不尚兵刑不重征歛故天變弭於上人心助於下而主勢尊安今陛下一壞於女謁之干請而主勢

孤再壞於功利之刻薄而主勢孤三壞於君子之疎遠而主勢孤四壞於小人之竊弄而主勢孤五壞於忠言之不售而主勢孤六壞於兵甲之未息而主勢孤七壞於壞地之迫蹙而主勢孤八壞於暴君汙吏之斲喪苛征橫斂之椎剝而主勢孤今欲扶其壞而翼其孤舍國本之定國是之凝臣未見其可也陛下幸聽臣言則天下事尚可爲不然壞者日壞而不自全孤者愈孤而不自立則劉蕢所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者復見於今日矣臣不避斧鉞之誅罄竭愚衷冒昧一言以爲消弭災異之本

惟陛下實圖利之臣雖畢命山林死且不朽千冒天

威罪當萬坐

牟子才因災異又上奏

宋理宗寶祐二年子才為起居郎因災異上奏曰臣

嘗讀史見前代災異數見所感雖不同而所應亦有

異然未有不趨於亡也按漢建寧以後五十有二年

日蝕三十四地震十大水五螟蝗四星孛九大雨雹

三大雨水二大疫三地裂青蛇見御坐上大風雨雹

雹南宮靈臺災侍中寺雌鷄化爲雄黑氣墮於溫德

殿庭中青蛇見於玉堂殿庭中自六月雨至九月自

四月不雨至十月皆一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古今菑異之類數未有甚於此時也而究其所以然則皆召於行事之實今五十二年之中所見菑異乃反過之楊賜以爲皇天垂譴告之象蔡邕以爲諸異皆亡國之怪是豈無所感召而然耶夷考其時有西邸賣官之事有苑囿土木之役有黨人五屬之禁有閹尹專國之謀有黃巾北宮之寇有鮮卑寇邊之擾有奸雄窺鼎之謀此無他其氣皆屬乎陰其類皆纏乎陰屬乎陰則其氣盤結於上下而不可解纏乎陰則其類布滿於上下而不能解故二氣五行之沴布日月

星辰之運行風雨霜露之疑結雷霆虹霓之作止山川草木之變化遇之則爲殃爲眚爲菑爲恠爲變異爲祅祲捷乎如影響之於形聲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臣讀史至此未嘗不扼腕痛恨於東漢之季年也今國家之證候不幸而類此蓋自貴德賤貨之風不見於上而天下率以進奉一說爲博富貴利達之具自茅茨土階之儉不著於上而左右率以土木二字爲耗財蠹民之籍自顯忠遂良之德不崇於上而諛佞諸臣每以譁競朋比爲媒孽忠賢之地罔匪正人之論隱而廢壞紀綱欺御者反以宣諭節貼爲尋常苟

子不欲之風泯而負乘致寇盜賊者毎以貪官汚吏
爲藉口復境進屯中國所當舉也自此政不修而敵
國外患反憑藉此以爲蹙國驅民之計任賢使能朝
廷所當行也自疑忌相乘而奸雄之徒反竊笑此以
爲睥睨神器之資此天命所以去而無惠顧我國之
心天變所以形而無仁愛吾君之意也故熒惑挺畓
方躔斗宿而太白又晝見矣火星逆行方犯權星而
日暈又躔壁宿矣榆火更新甫降飛雪而夏霜又隕
麥矣日近妖怪時見形象而訛言又狎至矣最是六
陽淩大一陰未生反作妖孽雷天之號令也自四月

以來天地閉塞未聞震虩之聲日君之象也自四月以來常噴雲飛雨未見陽明之象風物假大之時資以爲長養也自四月以後風來西北率多肅殺之威寒物歸根之時所資以爲芽蘖者也自四月以後陰氣乘陽率多常寒之罰漢末之葘異則疊見五十餘年之中今日之葘異則駢集於三四五月之內豈造物運行常囿於數而爲是適然者歟要必有以爲之感召也感召者何臣前所陳七事是也請爲陛下先言漢之所以失而後言今日之所當監可乎按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又按中平二年帝造萬金堂於

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堂中又令牧守茂才孝
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以大漢堂堂之天下所少
者非財也乃汲汲焉如窶人聚財之計一時群工禁
無一語惟吕彊上疏極諫以爲中尚方領諸郡之寶
中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調廣民困費多
獻少奸吏因其外百姓受其敝而帝不之省於是天
下蕩然以財賄爲可以致富貴穢德彰聞惡聲流播
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不幸而類此盖自宫掖創進
奉之局而排金門入紫闥者類皆浩瀚無涯之財自
左右有宣諭之說而賂省部撓臺府者類皆所造不

平之事嘗退觀陛下近事一二如收換文之御批以懲假托空縣徒之窟穴以洗奸利天下皆知陛下本心非急於財利者然請托之謗猶未洗然者以左右近習朝夕營求不能不爲聖德之累也錢神爲妖陰氣爲沴變異之召其以是乎按光和三年作畢圭靈昆苑又按五年起四百尺觀又繕修南宮玉堂鑄銅人夫以大漢積貯之厚其力豈不能修一囿然楊賜以爲先王造囿芻牧皆來先帝上林奢約得所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保赤子之義而帝不之省於是小人哆然趨之以爲無害侈心一萌禍本遂大

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不幸而類此蓋自卑宮露臺之儉不傳而修路寢修應門皆極山節藻梲之工飛廉桂宮之美未消而館太一廣龍翔皆極輪奐翬飛之制然猶曰壯麗以示威重也禊祓以事禬禱也至於靈臺之飾則侈靡以自奉矣妃寺之建則溺愛以自損矣嘗退觀陛下之本心如捐水衡之積而不敢大農之藏未嘗無意於崇儉也左右之言一入遂至窮奢極欲而不能已也如封前代妃嬪之域申功臣墓木之禁是其本心未嘗忍於斫伐也七萃之言一售遂至斬禿丘隴而不知止也木妖民怪隨寓爲沴

變異之作其以是乎按建寧二年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又按五年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夫以大漢巍巍之天下而日與志士仁人相讎至禁錮以制其出入殺戮以絕其後裔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雖未至於此然犯顏敢諫之士半在草萊卒作興事之夫或居樂潤上方以朋比爲用捨以辭激爲去取故所捨所去未必皆不肖所用所取未必皆忠賢藉令繫維以永今朝亦不過斯須之貌敬此其所爲雖未必至於殺前司隸校尉殺永昌太守而要其用心之微往往過於更考黨人

而禁錮其屬也忠義齰舌憤氣縈紆變異之作其以是乎按中平元年殺中常侍呂彊侍中向栩郎中張鈞二年封宦者張讓等十二人爲列侯三年以宦者趙忠爲車騎將軍五年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袁紹等七校尉皆統於碩夫宮闈腐夫至不足齒閒有忠者則殺之與討賊者則爵之以壯健武畧稱者則親任之此非佳證也今北司之勢不幸而類此其作威福也則以僮奴之賤而逐天子之臺臣以交結之豐而庇帥臣之童孺其好貨財也則逼日進月進之賂而恩寵或致於僥踰操獻田獻錢之齡而正理

率至於抑屈中書政本之所由系也宜諭迅速則指
揮叱咤雖屈大臣之體而不顧七萃殿司之所得轄
也救焚紛拏則厖石拋擲雖傷主帥之額而不恤凌
犯階級莫此爲甚使典兵柄又將何如惡毒流布於
里閈威勢震慴於中外人皆知北司有可以致富貴
之勢而不知人主實操可致之權人皆知北司有可
以奪命令之理而不知朝廷實握宰制之柄其口含
天憲手握王爵雖十常侍之橫行八校尉之布滿曾
不是過氣勢翕霍威震恣行災異之作其以是乎按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先零及涼州群盗北宮

伯玉等反明年寇三輔祊平三年黃巾寇兖州夫天下之禍不生於外皆生於內護軍司馬傅燮上疏以爲邪正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宜思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而帝不之省此非佳證也今日之內患不幸而類此萩蒲之寇未息而長興又擾擾矣平江之盜甫平而宜興又道梗不通矣分據要地剽掠平民舟楫爲之不通行人爲之俘虜人皆曰捕鹽之令嚴而民無所措手足也貪吏之毒流而民或不能心服也政令之不得其平而民或激而爲亂也是則然矣而愚臣則以爲邪正

雜揉是否顛倒奸贓辱臺之臣不戮而尚志之士反見屈於明時驕奢誤國之帥不屈而好修之士反見惡於當世騃孺叨榮於從橐貪帥流毒於名都朝廷行事既無以當其心郡縣長吏又有以激其忿人懷笑侮家蓄憤悶一嘯呼而鋤耰棘矜皆得讎其上一結約而江泖溝港皆得嗾其類釁發蕭墻而禍連四海此傳變之所以憂陰氣積稔怨氣充盈菑異之來其以是乎按建寧六年鮮卑寇幽并自是寇三邊冠遼西寇酒泉入北地無歲無之蔡邕建議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

賊尚不能禁況此虜而可伏乎此非佳證也今國家之患不幸而類此山東之兵既窟於舊海而常爲一帶趨浙之謀秦鞏之兵復城築於舊利而日有進屯圖蜀之計二兵相望志不在小而漢北之敵又遣和議之使臨我近疆夫舉大兵以侵伐我之土地而遣使以要我之金帛是其爲心蓋以戰爲實務而以和爲紓計也若姑聽其和以爲餌則彼利我鈍未必能出六總管絕漠之師而受黃金鵞之獻也若委順其和以爲信則彼詭我正未必不墮平涼劫盟之計而失涇隴邠汧之地也妖氛障日殺氣干霄災異之來

其以是乎按初平二年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表曹操爲東郡太守三年黃巾寇兖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遣使上書自古奸雄窺伺見我國有疵則乘權藉勢託公行私收人心之渙而後遂其所圖此非佳證也今日之勢不幸而類此蓋大奸屆伏海濱日夜幸亂以來逞其操持國柄之心或飛金羽玉以買游士或託友嚥僕以結士夫人見天下之勢浮游而未定也遂謂仔肩重任無出此奸故稱功頌德具見於玉堂策試之文擬陳十極求達於排雲叫閽之際惟冀君心之易轉豈思國事之可憂奸儔竄伏

近幾巧於交結或貽書故吏延譽京師或密喉舌浚明線道人見京兆之任一歲而數易也遂謂彈壓要權無踰此輩故達官貴要每薦引於黼座之前刑臣腐夫亦稱道於禁廷之密但冀斯聽之潛轉豈知宗社之或危陰類纏綿異氣充塞災異之來其以是乎臣歷觀東漢之末證候如此變異如此使當時將相大臣忠足以結人主之知謀足以制天下之動必能上義下利以懲天郄之失必能清心寡慾以止土木之役必能開誠布公以除鉤黨之禁必能深思遠慮以遏閹尹之勢必能愛護根本以弭黃巾之寇必

能厲兵秣馬以息鮮卑之難必能覩時達變以遏奸雄之謀惜乎陳蕃竇武雖能同心戮力以獎王室而不能濟之以謀雖能聘召名賢以參政事而不能持之以定自是厥後劉瓛唐珎張顥等輩嘗執國柄矣然其失在於輸西園之錢忠諫如楊琳切直如楊賜才學如荀爽雖以時望所推躐居顯位然皆不免於禍由是七事之失不能救正菑異之來不能消弭漢業由是而遂衰漢鼎因之而遂失非當時大臣之罪歟令天下不幸而有七事之愆若不大加悔艾痛自繩削則一祖十二宗之託其何以永天命於無疆惟

休之地乎故臣願上而九重力行好事勿遂前非下
而廟堂力進忠言勿順上旨監西園之失而貴德尚
義以化天下監靈昆之失而崇朴尚儉以先天下監
黨禁之失而登崇俊良以福天下中常侍之縱横可
監也不宜復蹈故轍以成虎視之形黃巾之寇鈔可
監也不宜復循舊規以稔蕭墻之禍鮮卑之盜邊可
監也不宜復示弱形以起倖亂之想如此則陽明用
而天理日明陰濁消而人慾日止將見天無變異民
無札瘥三光全而寒暑平矣不然無同心戮力之美
而有彌縫宮府之心無聘召名賢之舉而有喜用斂

銳之意無忠諫切直才學之稱而有窾言順適小智自私之失則天心已變而難回天災已銷而復作豈不重東漢末年之憂哉臣區區樸忠睹此鉅異輙瀝忠臣之臆一紓魯女之悲積憤所形血淚俱下惟陛下以社稷爲念特采擇焉

高斯得上理宗奏

宋理宗淳祐中秘書少監高斯得又上奏曰臣待罪蓬山錄錄無補陛下過聽擢之攝承記注辭不獲命日夜思惟所以稱蹇者就列之初適覩國家有非常之異職分所在敢不皇皇汲汲即爲陛下言之臣竊

見六月以來饒信衢婺台處嚴陵建寧南劍邵武諸州同時大水敗壞官寺屋廬流殺人民以千萬計父老咸謂數十百年所無此非小變也陛下可不惕然警懼推原致異之由求以撤塞之乎臣觀漢儒言災異謂有某事則有某應皆爲必然之理故人或不之信然本朝大儒程頤蘇軾朱熹以爲感應之理甚精其說不可盡廢廢之則人主忌警戒之心臣今采摭漢儒所論水災之應驗諸當世行事蓋眞有若合符節者試校舉而陳之漢儒謂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今盛夏之月土

木橫與戕徹民居妨奪農務窮晝極夜不得休息百姓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致異招殃莫大於此舉動逆時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辟遏有德厥災水水流殺人說者謂辟君也人君壅遏有德使不見用則水災應之今在外之臣固有嘗嬰逆鱗一斥不復者有顯劾權姦久而不召者當此侍從卿監班列一空之際悉招徠之以補其處可也而宿疑未化開悟惟艱至於詔旨所趣命召所加則不過一二朋邪貪刻之人而已有德壅遏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道人始去湧水為災道人者

有道之人也今陛下招延衆正列于有位天下方以慶曆元祐之治望之而因一小人輕蔑學校使師儒望士力爭而去若不甚惜比日以來復聞小人有欲陷正臣以變時事者一網盡去有其兆矣善類孤危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今陛下寬仁出於天性而草茅扣閽或觸縣隷之辟事謂創見聞者驚疑至於州縣之間寃獄孔多而輔郡殺士尤其著者道路流傳莫不切齒內外臺臣以其肺腑噤莫敢言陛下深居九重亦常知其事乎乃若誅罰所嘗加者莫垓衆若也則反擁

護存全不傷毫髮刑罰絕理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文帝後三年藍田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漢儒謂是時匈奴犯北邊殺略萬餘人故有水災之應往歲之冬寇入淮西大掠而去其所殺者奚翅萬人創殘之餘民氣破傷官吏侵漁窮苦無告邊民失職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元帝永光五年大水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漢儒謂是時帝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故有水災之應比年以來刀鋸之餘氣燄日盛士大夫無耻者赴趨投林倚爲內主而都邑瑣細之訟亦復漁獵以瀆聖聽發命不

衰吏道多雜職此之由刑臣用事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凡此六者非臣臆說質之往牒考之時事信而有證至不誣也陛下安得視爲偶然而不亟圖所以銷弭之乎今避殿減膳罪己求言旣寂無聞所下寬恤詔書辭氣平緩殊無哀恫惻怛之意二府引咎歸政之虛文猶不知改至於處置救災恤難之事若存若亡未聞有慨然以納溝由溺爲己責如救頭然而圖之者此臣之所甚惑也程頤有言天地之間有感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今災變如此忽而不圖臣恐感應反覆殆無終窮不至於大傷敗不已

兒陰盛陽微蓋昭然爲兵革盜賊小人將起之證而於五勝之運又我國家之所甚惡者乎臣願陛下深思天戒采用臣言亟下求言之詔博求塞異之方必先罷新寺土木必速反忤旨諸臣必遏絕邪說主張善良必謹重刑辟愛惜士類必加惠邊民救其死亡必抑遠倖臣絕其干撓信能行此六者不惑不疑則天怒庶乎其可回和氣庶乎其可召矣雖然臣復有愚見懷欲吐露已久今天時人事如此其敢復有隱忍不爲陛下言之臣觀漢成帝時災異至衆劉向告以銷弭之術始終不過以和爲言其論治世之事曰

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曰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曰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其論衰世之事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禍殃自此始曰朝臣繆戾乖刺災異數見盖反覆言之至爲深切而又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之說終焉若向者亦可謂善言災異矣今陛下更新大化厲精思治所望於二相者何如也協恭和衷訓誡勉厲非不諄切奈何纖芥之隙不杜偏黨之風浸成讒人交亂其間將至不可復合夫佐人主爕調陰陽何等職分顧不以稷契臯夔濟濟相遜者自勉而甘心於衰世背戾之風然則乖氣致異洞水

爲災二相安得不任其咎乎臣願陛下因天災之可畏明以利害申諭二相使之各棄細故戮力一心以濟國事以回天意二相和則衆賢和衆賢和則萬物和如此而猶有變異以爲明主之憂臣不信也臣憂愛之深愚戇妄發惟陛下幸赦

袁甫上理宗奏

宋理宗時將作監袁甫上奏曰夫天下譬猶一身身以神氣爲主神氣精明然後骨力堅強血脉流通吾身可以久安而無疾治天下亦然心源者神氣也人才者骨力也兵財者血脉也自一身而宮闈自宮闈

而朝廷自朝廷而天下所以主張是者神氣也所以運動是者骨力也所以流行是者血脉也陛下一澄其心源則神氣充矣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強矣一提兵財之體統則血脉通矣故天下之機括惟在陛下之一身而已且端平未更化之前姑置勿論自更化之後陛下所歷之艱險變故不爲不多而所以動心忍性者不爲不至矣不知陛下因災異而神氣遂爲之消沮乎抑因警懼而神氣愈爲之精明乎夫憂窘則怵惕安平則弛緩常人之情耳聖帝明王純一不貳之德則固不當若是也臣願陛下悼念災變

之可畏深思平日之過徑痛自懲艾以陛下之心對
天地之心變異卒起之時固當飭躬自省變異漸息
之後尤當兢業自持此心所存慄慄然常若盲風恠
雨拔木發屋之變臨乎其前絕荒淫之嗜好戒宴安
之鴆毒杜羣枉之邪徑伸忠賢之正氣燕居深處與
治朝聽覽之際同一莊敬妃嬪進御與經帷講學之
時同一敬畏勿以屋漏闇室而自肆當以天鑒孔昭
爲可懼勿以借曰未知而自恕當以人見肺肝爲難
欺視聽管攝乎天君而毋以外物汨精神幾務盡付
於至公而毋以私昵寄心腹斥一時寬釋之邪說而

惟思天下至大至重之責不可有一日之暇逸屏目前玩志之細娛而深念藝祖皇帝之金甌不可有纖毫之闕損如此則大臣不敢養驕以惰股肱小臣不敢養護以惑耳目近臣不敢養安以稔蕭墻之禍遠臣不敢養寇以遺宗社之憂君臣上下置此身於岌岌危至險之中天地神祇惻然感動將挈而還之於至安至固之域矣臣所謂陛下一澄其心源則神氣必充者此也人主無職事惟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史稱郭公之所以亡在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以臣觀之郭公之所以亡在乎無剛斷之勇而其受

病之原則在乎未能識善惡之眞知使其眞知善善眞知惡惡則何遽至於亡惟其顚倒錯亂莫知適從當用者如轉石當去者如拔山卒之正不勝邪忠不敵佞佞邪滿朝則忠正路塞是以終陷於亡耳陛下收攬威福凡所進退之人不勝其衆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往往乍賢乍佞迄無一定之守人謂陛下剛斷之不足臣竊窺陛下近年以來未嘗不欲用剛也特在乎審而行之耳斷在必用者宜施之於君子而勿誤施之於小人斷在必去者宜施之於小人而勿誤施之於君子則得其所謂用剛之實而不蹈

郭公之失矣今陛下未能別白賢否之眞但懲往時議論紛紛異同之弊遂以安靖爲尚然所謂安靖者惟茍同而已矣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以茍同爲賢其意將以求安靖也殊不知是是非非力爭明辯合天理當人心乃所以爲安靖阿意順指媚上謟下無所救正蔑聞箴規則雖求爲安靖乃所以爲大不安靖耳今災異數見天怒未釋惟證日新民情易搖尚得謂之安靖乎本朝慶曆嘉祐間羣臣可否相濟至熙豐而并爲一談元祐諸賢亦可否相濟至紹符而又并爲一談由今觀之孰得孰失

人才之委靡至近年極矣臣之愚見竊謂勿以己意爲逆順而以義理爲逆順勿以同異定取舍而以是非定取舍庶乎陛下不受人之欺而國家享得賢之實今也不然脫遇有一任使有一除授則左顧右眄輙興乏之才之嘆正如風痺之人縱緩不收四肢百骸不爲我用謂之骨力之强可乎陛下赫然聖明照臨于上破苟同之說闢大公之途使天下人才踴躍奮迅乃可以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矣臣所謂陛下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必强者此也今日急切之務兵財二事而已論者但知逐末忘本臣竊惑焉自古

興王之始奮徒手而運掉一世無兵而立有兵無財而立有財盖其精神志念沉深果斷幾未至不輕躁以先事勢可爲不遲疑而失時挫而逾厲弱而益壯則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立兵財本一事血脉本相通今析而言之執政各主其一不識兵而非財兵何以養財而非稽財何以辦苟不通爲一體大作規模洗滌積弊而一新之臣未見其可也

營繕

徐充容上太宗疏

唐太宗末年軍旅數動宮室互興百姓頗有勞敝充

容徐惠上疏諫曰貞觀以來二十有餘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公小國之庸君尚塗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爵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未備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六軍西有崐丘之役士馬疲於甲胄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戍去留懷死之痛因風

阻浪人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舩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粮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習兵先哲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務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國圖利而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斃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妄

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兼

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複山藉水非無構架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土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顧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甲宮菲室聖人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人其悅矣夫珍玩技巧爲喪國之斤斧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切見服玩鮮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舜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

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〻丕形智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盡探賾於儒林千子理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迹興亡衰禍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日圖之內乃宸衷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摧心慎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今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矣

遂善其言

得上高宗奏

宋高宗時葉夢得爲兩浙西路安撫使時又奏曰右臣備員從官出守藩輔近者嘗以疾病乞就閑秩伏蒙聖恩未即矜許旣勉強承命方時艱難身視陛下宵旰以圖中興之日曾未纖毫報効夙夕愧懼無以自處惟有隨事納忠少圖禆益庶猶愈於緘默坐食故苟在職一日不敢遽忘此心伏見經營建康以備巡幸捨二百年定都之業而卽偏霸暫處之地此誠不得已之下策非出陛下本意然而天子以四海爲家古之帝王一歲而四巡狩不以爲難則今萬一順動固未爲過也惟無傷財無動衆事不求備居不求

安則何所往而不可竊聞今建康規畫有司似不能盡體聖意道塗之言皆云欲創建宮室備列百司規倣京師臣愚竊以爲未然此行幸非遷都也何遽如是哉夫功大則費廣費廣則民勞此理勢之自然幾月以來爭傳江東之民有家業錢一千而取三十者田一畝而出方甎一片者一邑而率甎灰土木之費以二十萬計者置窰燒甎而望青斫木者甚有至於取平江府朱勔家之巧石以備玩設雖未必皆實然方陛下恢復之初愛民恤下之意如撫赤子惡衣菲食之念自比匹夫此聲豈宜聞於外乎是殆州縣之

吏迫於期會各課職守規以自免過咎而不暇爲朝廷之思也然所以爲累者大矣昔周以公叔帶之亂挾戎狄以伐京師襄王出居於鄭使人告難於魯曰稱曰不穀左丘明以爲易服降名禮也非特王者爲然狄人侵衛齊小白復之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臨其國獨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謹教勸學授方任能而衛復興敝史稱其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下至於越王勾踐蠻夷之事無足言矣然及圖報吳也在國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所共嘗者卒乘與焉居不重席室不崇

壇壝不雕鏤舟車不飾故其未戰也父兄相與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敢不盡其力乎及其將戰也則又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無死乎於是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遂以滅吳恭惟陛下以神聖文武之資受天明命奄有祖宗之大業天下孰敢不服即位以來膏澤屢下寬大之令日聞於人耳哀痛之詔日感於人心天下孰敢不歸蠢爾叛天不道之虜合中國之力而共誅之其殄滅必有日矣何足懼哉在陛下行之如何耳適者

天申節上壽作樂抑而不行貢奉之物非天地宗廟
陵寢所須却而盡罷天下皆知陛下約己思艱之意
堯舜無以過然執事之吏乃復因緣僣習過衆如此
甚不稱陛下盛德美意愚俗難以家至戶曉願下明
詔顯示戒飭應建康等處營繕除城池樓櫓以備守
禦營寨次舍以待屯戍糧糗儲蓄以充廪給金錢幣
帛以供犒賞外其餘一切並從簡約無以險陋爲不
中無以草創爲非體古者君在草莽其臣皆反首茇
舍則百司廢府亦非求安之時陛下既屏聲色而不
御抑侍衛而弗充則外朝之制後宮之儀亦不必備

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大讐未雪不忘嘗膽之心二
聖未還常切承顔之念則四海之内苟非木石食陛
下之禄沐陛下之恩誰不欲畢命自效彎弓而北向
乎設有背德避患者天下必共起擊之矣追迎鑾輿
再造王室復還千里之畿歸嚴九廟之奉可尅日而
至臣位卑人微未嘗得覲清光遽冐君威犯分不避
罪當萬死不勝惶懼激切屛營之至

弭盜

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奏

宋神宗熙寧七年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

事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奏曰臣伏見河北京東比
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多今又不雨自秋徂冬方
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
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　謹按山東自上世
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
危昔秦并天下首取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
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
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
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絶人之資用
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

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灾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耻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

公私匱乏之民不堪命令流離饑饉者不過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賞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嘗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令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飢

寒之與弃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勢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

范祖禹上哲宗奏

宋哲宗元祐六年禮部侍郎范祖禹奏曰臣聞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不竊季康子又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

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臣始讀書蓋嘗疑之以爲聖人之言主於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効也及觀唐太宗初即位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殺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臣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必有近効也夫以區區之

魯國季康子爲相孔子猶勸之不欲所以止盜而況天子之於天下乎季康子魯之執政猶不可以言殺當欲善而已而況天子之於天下乎自古用重法以止盜者莫如五代之漢漢高祖卽位之年患四方盜賊衆多勅盜賊無問贓多少皆抵死仍分命使者逐捕宰相蘇逢吉草詔意云應賊盜其本家幷四隣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爲盜猶不可族況隣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二字由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民其法可謂重矣然盜賊不爲衰止漢室不四年而亡夫唐太宗之政如彼漢

高祖之法如此有天下者當以盛唐爲法乎當以季漢爲法乎至周太祖時竊盜贓滿三匹者猶棄市太祖皇帝代虐以寛稍輕盜法累聖仁厚哀矜庶獄遞加減貸故竊盜遂無死刑然今編敕所定盜贓猶重於律三倍蓋承五代刑罰世重減之極輕猶至於此豈可更增重乎臣伏見熙寧四年中書檢正官奏請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等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兖鄆沂等州淮陽軍別立盜賊重法其後又有他州奏請乞比東明等處行重法者有重法之地又有重法之民夫溥天之

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今獨視此州縣如夷貊異域之人別立盜法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上以善待民乃可望民爲善以應上若其不應罪在民也上以惡待民則民爲惡以應上乃其理也何足怪其多乎古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敦樸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則自不爲盜有邪僻之民然後從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而專禁其末不清其源而欲塞其流也若以重法爲權時

之宜行之數年而盜少於前固當除之復用中典若盜益多於前則是重法不足止盜甚明其可除去無疑也又重法之地皆舉知縣必擇彊健之吏被此選者奉法除盜視民如讐一切以擊斷爲稱職此豈平世所宜爲乎臣愚欲乞悉除重法改重法地分爲舉知縣地分夫天下縣令皆不可不擇獨此諸縣先巳舉吏則不可廢民多奸猾尤須良吏以治之選吏以養民不命吏以敵民也及今四方人情少安改峻法爲平法庶可以變惡俗爲善俗止用常典足以禁奸其刑亦不輕矣若行重法不巳盜賊益多臣將見此

數十州之民無樂生之心一有凶年飢饉則爲等死之計羣起而爲大盜雖有重法又可禁乎惟陛下無以孔子之言爲于無以唐太宗之治爲難無以教化爲不急無以峻法爲足恃則民皆可使爲善矣

王元澂論弭盜之術

高宗時王元澂論弭盜之術曰臣竊謂弭盜之術有二小盜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大盜宜求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何者小盜鼠竊千百爲羣或因規利貨財或緣不忍小忿順而接之宜有悛革若官軍不知出此必欲窮誅勝之不足增威不勝反成

窺侮是以襲遂之臨渤海安赤子以稱良虞詡之在朝歌殺降者而生恨臣故曰盜之小者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也若乃大盜株連踰州跨邑嘯聚不逞攻劫善良此夷狄之所視以卜我與衰寇賊之所憑以相爲脣齒若不講明軍律選練羣鋒斷之以必取之謀示之以不赦之意使被羣醜必底滅亡則將大盜不除小寇是傚州州相煽[illegible]發禍梯安能風示遠夷擴清宇內成中興之漸覬其杌之安乎臣故曰盜之大者必思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也今者羣盜之中江州爲最昔憲宗已平淮蔡河朔遂朝然

方師未有功羣言屢至賴憲宗明斷以有蔡功臣恐江州之寇稍成遷延官軍淹時或有不剿則必有言其外順之執謂可懷柔者臣願朝廷斷而行之勿卹羣言必殄此賊以爲四方之戒也

終